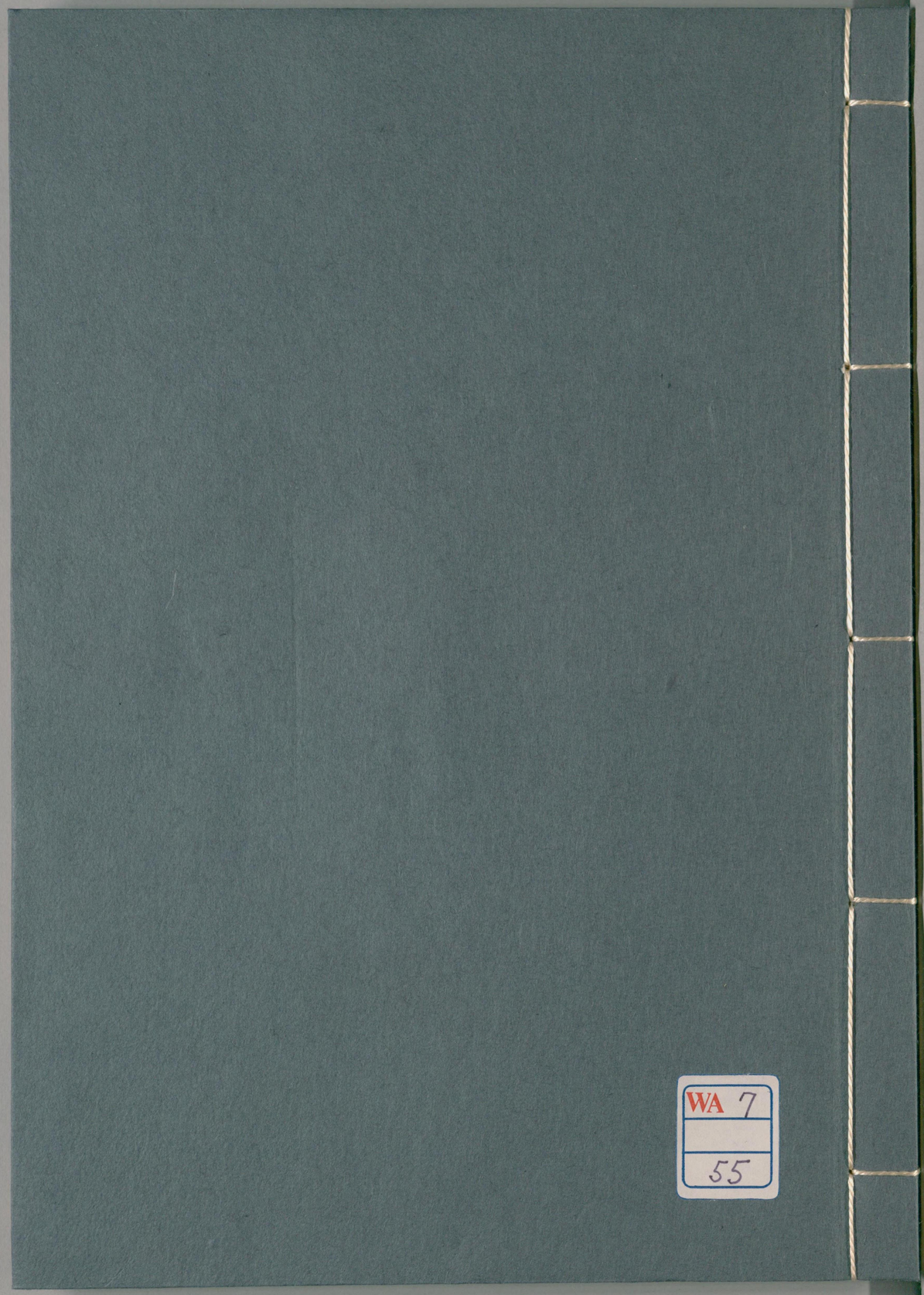


WA 7
5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太子院一禪師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十七世

大乘慧果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不列章次

琅邪慧覺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神鼎諲禪師法嗣

開聖寶情山主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頴禪師 連續十九代

仗錫修己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應慧德宣禪師

妙智光雲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 不列章次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慧力慧南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 語具別卷

楊岐方會禪師 語具別卷

翠巖可真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 不列章次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峯惟廣禪師

大潙德乳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琅邪覺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 不列章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沔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邪智遷禪師
涼峯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講師
大愚芝禪師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石霜永禪師法嗣
福嚴保宗禪師　　大陽如漢禪師
浮山遠禪師法嗣
浮因道臻禪師　　興化仁岳禪師
玉泉謂芳禪師　　定林慧琛禪師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石門進禪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金山顗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洞庭月禪師法嗣
薦福院亮禪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仗錫已禪師法嗣

黃巖保軒禪師

龍華岳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或出洞庭月下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大潙慕喆禪師 西林崇奐禪師

蔣山元禪師法嗣

雪竇法雅禪師 丞熙應悅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

雙峯回禪師法嗣 慶善宗震禪師 不列章次

光國文贊禪師

菩提用禪師法嗣

淨土善思禪師 不列章次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 不列章次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慧暹禪師 棲賢勝繼超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沕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賓禪師　東明遷禪師

雪竇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慶善震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淨土思禪師法嗣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

護國慧本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成禪師　法輪彥孜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沕潭祥禪師法嗣

鴻福德昇禪師　萬壽慧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瓊首座

寶峯景淳知藏　懷玉用宣首座

光孝蘭禪師法嗣

蘆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瑞巖如勝禪師　　冶父道川禪師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誚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許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

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婁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蹉跳年乃大笑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邀明謁李公公閱謁

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乂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辞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辞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郎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毋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竪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鎮鄒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鬢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軀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乩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堂道吾打破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

手鑠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并地
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
枯槁五湖叅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
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
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
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
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
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
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

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絶
慮忘緣巧說不得秖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
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
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驟草之恩曰與麼則
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打骨出髓上
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离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綱細魚
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
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
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
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唯人自閙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與化祇見與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常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鼓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即尼乩歡喜無則瞿曇惡發久立珍重問磨礱三尺劒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與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揷劒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劒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二三几聊抽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内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
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艫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
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
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
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
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
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
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荅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
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
侍者以足頓地曰當柰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
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銛置汝後年正月五日
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
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
以壽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
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
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
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
旨如何師曰鳥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十
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眼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
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不是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尅時尅節
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黑朱黑漆問如何
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劒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卷起
廉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
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竪拂即不問瞬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柰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郝須彌須彌吞郝拄杖子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輪降欵鐵作舅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吽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々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咦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橛三賢十聖是箇茅溷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搶猶

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短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俊鷹快鶻有時一棒作箇布絲網摝蜆撈鰕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麼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拳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躬形國裏誇服節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拄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險臨濟道石火電光鈍聊邪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乩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喝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會處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彫琢師曰一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麽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
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
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徧十
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麽自
云蝦蟆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郎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
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揲
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為甚麽
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麽金蘂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上堂衆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巇
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下座示衆擊起
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道不得且合郎下座

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
凸上堂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
始覺從前蒲面埃擊禪床下座
潭州石霜法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腰頭穿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覓安問作麽生是伽藍
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麽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
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麽師曰少年氈盡天邊月潦倒
杖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麽生師曰照破佛祖到
大愚芝和尚覓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麽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這箇作麽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知曰上座
還知麽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
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
凌雲勢峰巒疊翠曾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
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
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
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
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
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
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庵庵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絶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
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蒲
盛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晚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絶消息脩然獨任眞曰如何是人境
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
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
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
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勑草店家風別上堂三
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
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
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乖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
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甚麽不銜花師曰林踈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麽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摵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法昌問庵主在麽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麽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鄣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麽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麽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胷揑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麽曰入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麽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麽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恁麽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雲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臣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麽生道師曰老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

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
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問理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
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
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
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墻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
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
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
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
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
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劒師曰觸不得
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
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
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
來後如何師曰乂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
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
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
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離頭吹觱
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頴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輒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柰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贄待制論道畫一

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槍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鵲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膽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裡收白牯郎知有且道裡收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奥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横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岳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絶學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没交涉五蘊殿中透脱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脱流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搆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錯曰見佛即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諲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月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頴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目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蒲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墑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何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曰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塵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塵拈拄杖卓一下曰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荅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文殊按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胳肐駕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汝婢一大藏教是汝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汝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汝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千林花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筆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撈葫蘆舉拄杖作鈎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馱曰拨出虛空去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勑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雞馳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蒲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麽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鑌鐵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荅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談還回虎錫拈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麽生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麽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牖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
問荅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溥
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
離蘄陽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
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
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
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
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
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
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
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
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
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
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
羞秪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
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
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
睡鼻鼾撼之驚矍問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
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 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喝絡
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
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 帝大
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
廬山 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

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
身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
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
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
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
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踔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
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
曰椽墝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
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
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憒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
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
布毬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
逢紙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
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
虫相齕特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紙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
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
曰這畜生更踔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
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
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憃獲受奬顧預聞南
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剖心之有詣
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
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沈痾神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宂宂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嘭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窮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惠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荅慧一一荅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麽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乂手側立公瞠目睨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南嶽下十一世

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揚岐會昔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輿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嘖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奕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饍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直待金星現燒腳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坑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得把得動得三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巴陵曰五鳳樓前又問寶應如何是道寶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首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璧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干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游方遠造石霜隆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日眞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己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剥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

菌若不是喚作甚麽良久曰餧驢餧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威弗矜弗克入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永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搖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麽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麽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麽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爭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喫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爲甚麽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爭潮須是爭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眞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麽人用得四時運用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
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
兒哮吼龍馬駒踔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
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
餑子三箇猢猻夜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裡攲脚踏月兩頭白
牯手擎煙戴冠碧兎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
汝諸人覰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
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諸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
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
不爲君通問擬然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搥問如何

是眞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眞如用師曰金剛
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
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
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
中水常渺々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
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
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髭鬚
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歘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麼來曰
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
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
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
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

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々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籠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軋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傑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秖解撈鰕摝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絶大衆要識麼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敎未是作家甘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沖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背上爛如泥阿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潙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賬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鼈頭尾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鼈頭尾片問閒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宛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劒當胷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警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兎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一機句師曰一言迴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迥流光影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守賢問齋庭大啓如何報荅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永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窈無形質拈來掌內衆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々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

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鼈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闍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叅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吽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
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
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
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
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
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
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鼜釣魚竿曰恁
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盆夜明燈簾外數
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
奔流度刃疾敲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
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
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
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
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竪四不離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
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
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蒲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粤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鵂巢生鳳
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鵂巢生鳳
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
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
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柱杖擊禪牀一
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
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因有限蕭疎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紫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日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一丈兎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叅琅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蹉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甁器有省即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刀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刀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刀學士刀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舜州刀舉所夢衣大笑刀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刀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蒲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

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邨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招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額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蒼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一年方死）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々媽々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作竹）尚落筌蹄舉自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衆曰大家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聚喫莖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
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
生趂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
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
未到爛却雪寒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
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
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
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
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
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
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
歸何所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

何是第二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
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
事師曰皮裏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
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
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
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
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
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
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
哉體之則神所以婆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
爲佛事翠巖這裏秪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秖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拆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衆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比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

忽然須彌山跨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未曾拄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陁巖上清風起瞎驢趯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拂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

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汝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汝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又手當胷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衆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遥人心澹泊看郤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柰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鈎便上僧

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
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
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脣吻風幡悟性
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
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愼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
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
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兎之鷹混迹塵中未是
齩豬之狗何異趒坑墮漸正是避溺投罝如斯之解正在常途
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覩事見機而今祖
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郢州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
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師子齩人廼曰聞聲悟道
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味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
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
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
杖曰椰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瘂人亦解語指白
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
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
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曲录禪牀曰客來如何祗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

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慧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秖在目前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淹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辨得介兩若也辨得須彌秖重半銖若辨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相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天遠日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佚門似海深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寥中天子勑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塞外將軍令乃曰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

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蒲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畬粟米飯一桶没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鶖子且不能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麽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絶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麽則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麽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合曰三句

蒙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向後不得錯舉上堂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麽若聞去敢保諸人行脚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顯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珠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爭奈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糎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鍪上猢猻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黙燈掃地曰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拄曰有甚麽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劒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和尚劒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兎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喚々々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黙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黙和泥合水露柱踔跳入燈籠裏即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麽却拖在脚跟下直饒恁此明得未明何異曲蟮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綱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麽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蹙指體上遭速不如且恁麽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麽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鬬入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官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聰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攞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揖其舅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旣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予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華嚴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一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觸目百花開
公子王孫日日顛々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
秖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
亭發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
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
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眞禪師法嗣

潭州大潙慕喆眞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
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麼
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
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入叢裏不捕標曰如何是村裏佛
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絶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寒毛卓竪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
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
以道放行也恒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
良久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塹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
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
人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
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
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
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
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
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

曰苦殺人上堂白雲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覆踐良久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湜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或作金剛王寶劒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去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挍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為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師於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夕別衆趨寂闍維設利臥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荅賓主歷然不問不荅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日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荅話師曰再三啓口問何人曰

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勞
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覿面當機直下提
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閬州光國文賛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
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
意連擊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乱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足焉知路
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
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
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衆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鬧市
曰恁麼則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慧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
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曰忽遇艫棹俱停又作麼生
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
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
踔跳大衆還會麼遇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
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拿一下曰蘇嚧蘇嚧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々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太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槌胷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是甚麼咄

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潙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没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兕活捉獰龍服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鍮難辨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隻脚生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窣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乂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乂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褐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于世具載普燈建炎未逆虜犯淮執師見昔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　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潙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傍人把釣竿

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飜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
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洎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
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
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賓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
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眞如晚居潙山眞如庵忠道者高其風
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
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
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
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
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
秖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
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
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
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
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
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樁打拍浮
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
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帀帀燈籠
蹄跳過青天露柱亮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
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
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劒又如何
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
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日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筆水底吹上堂
花蔟々錦蔟々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麽生會多少人疑着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
甚麽物師曰一鋌墨曰恁麽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麽生是
趯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
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踽庵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
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麽處擲下拄杖
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
止啼刻舟尋劒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
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
一步爭似火中鈐鼈日裏藏冰陰影問鼈黿虛空縛殺麻繩
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
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苦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用得失波飜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
鷲嶽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途轍縱使
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頴契還會麽一曲寥
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
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
麽作悟底道理兎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黄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
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蜾蠃若也不知苦哉
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
生魔王居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麽信去喚作脚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麽舉了秖恐你諸人見兎放鷹刻
舟求劒何故功德天黒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舉汾陽

拈拄杖示衆曰三世諸佛在這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
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師曰汾陽與麽示徒大似擔雪塡井傍
若無人山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
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
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
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粥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
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
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
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
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

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麽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麽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

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無隔礙舉措絶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竪會麽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々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麽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猊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覿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麽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々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沙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麽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麽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鼈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潑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麽來曰和尚合知其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天眼目某在大潙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趺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踔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鴟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蒲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鐮鎌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沔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掌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掌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流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沔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嚫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荅聲絶而化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沔潭入室次潭問陜府鐵牛重多少師乂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黄河北頭枕黄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鬆髮愛煖頻添楴栁破衲伽黎撩乱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侍沔潭於黄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開啾啾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

以是名鄉鉅公列剎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芿佛話曰鋸解科
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顆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
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
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
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
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秖如女子出定趙
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

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
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々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
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
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瞞庵
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慙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
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毀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
冶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
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
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
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卷』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821
9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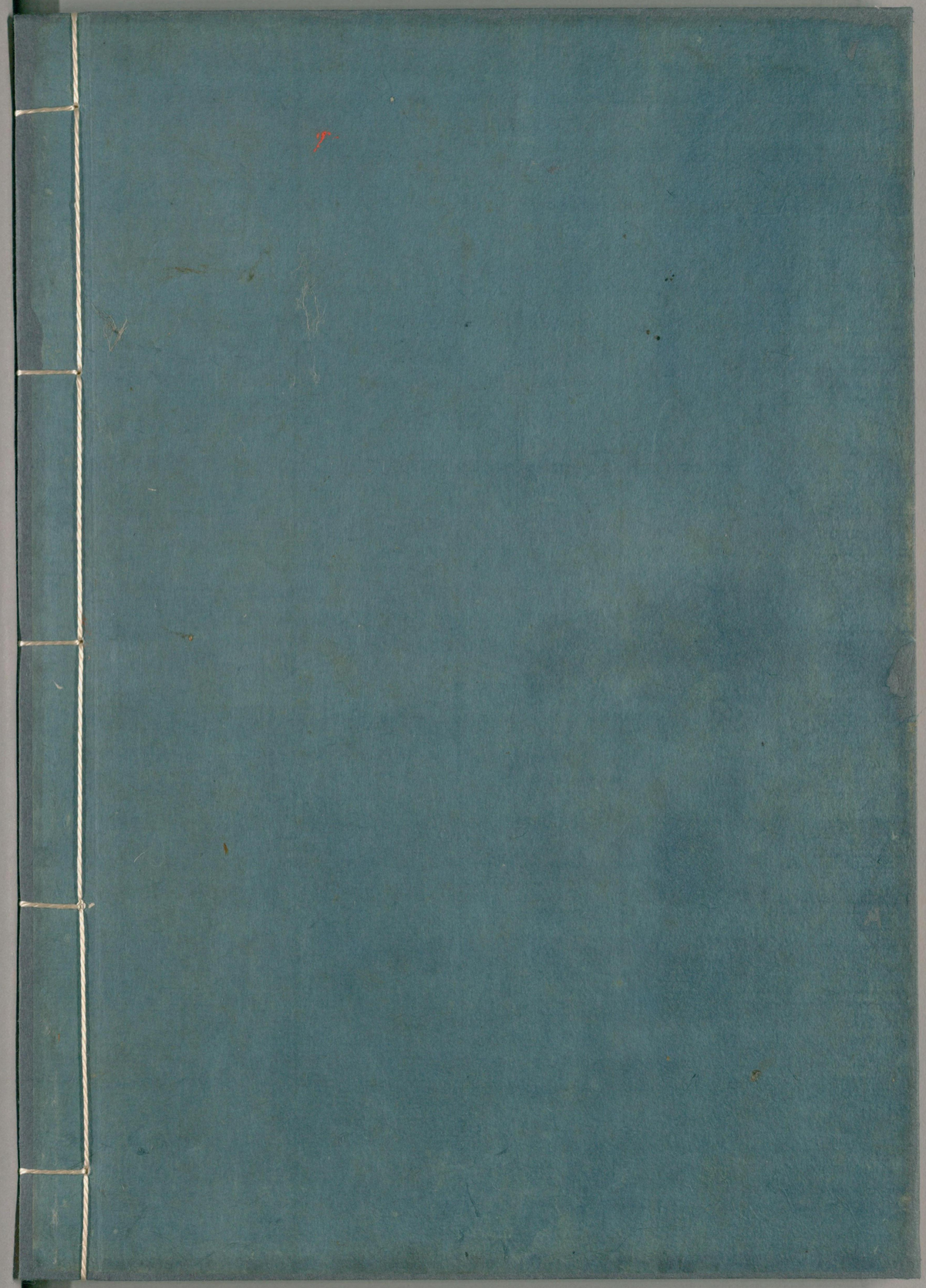
821
15
51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旧請求記号
821-51
563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燈會元20巻』　請求記号 WA7-55

ガラス使用